



也是品茶

宫春子

有一部世界名著叫《女士品茶》，它是以“女士品茶问题”为切入点，以怡人形式论述严谨统计学问题的作品。

那一日，我们四个同龄的女朋友聚在一起，闲坐、品茶、聊天，想沾“女士品茶”的芳名，不想却变了味儿。原因是我们刚坐下不久，一个朋友的丈夫打来电话，说朋友的妈妈找不到她，让她赶快给妈妈回电话。朋友的丈夫还补充了一句：我告诉妈妈你与一帮老太太喝茶去了。当她给她妈回过电话后，我们想起了她丈夫那句“一帮老太太”的称谓，4个不认为自己老的女人，不由得相互打量一下，又同时朗朗地笑出了声，并将脸灿烂成一朵菊花。

“老太太”，是中年以上女性的标配称谓。我们不愿意听到这样的称谓，不仅因为这一称谓代表着有“一大把”年龄，更因为这个群体常有负面新闻：哈尔滨个别这个年龄的人，将组织者在各站点为马拉松运动员准备的矿泉水、饼干等补给一扫而光，完全不管工作人员怎样解释和阻止；深圳个别这个年龄的人，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将试吃食物嘴吻、手抓、拿袋子装走，“扫荡”每个摊位，多还不时曝出个别这个年龄段的人跳广场舞因音乐音量太大影响他人生活、和年轻人抢篮球场等新闻和旧闻。

然而，不管愿意不愿意，该来的还是来了，一声“老太太”，将我们名正言顺地定义成这一群体了。

那个午后，女士品茶也变成了“老太太品茶”了。老太太品茶，没唠半点统计学问题，也没唠半点茶汤气息、色调、余韵之类的风雅事，话题是随机而来的朋友那通电话。

朋友甲说：我妈一天老操心，刚才打电话让我给她家保姆买药。我爸从80岁中风那年起，家里就雇了保姆。保姆饭菜做得挺好，家住农村，年轻时没了丈夫，一人带孩子不容易，在我妈家一干就是8年，现在刚60岁就患上糖尿病，乏力，还“三高”，现在帮我爸翻身都吃力。我有心给我爸换保姆，可一说要换，保姆就抹眼泪说：离开我家就再难找到活儿干了，她需要挣这份辛苦钱；还说我家对她好。我家对她真是好，她做的饭菜，我爸妈没吃多少，都让她自己“呼呼”吃了。我买的水果，我爸妈没吃多少，一大半都让她吃了。吃就吃吧，问题是她有糖尿病，得控制饮食，不该吃那么多米饭和水果。我说了她也不听，说多了好像不让她吃似的。我说她已经把孩子拉扯大了，别再干保姆了，回老家养养病享享福吧。可她说在我妈家当保姆，就是享福。弄得我只好常去我家帮她干活，还时常给她买降糖药，叮嘱她按时吃。唉，现在我都不忍心撵她走。

朋友乙说：有时看那些挣辛苦钱的人，真是心痛。不怕你们笑话，我小时候家里穷，过惯了节俭日子。前几年，我家有牛奶纸箱、快递包裹箱、旧书、旧报纸之类的，总是同其他垃圾一起扔，而是积攒起来，隔一段时间去卖废品，每次能卖几十块钱。因为旧书、旧报多，这些年一直有这个习惯，也是想做垃圾分类，让有回收价值的物品得以再利用。但就在前几天，我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垃圾箱前翻拣废品，可翻半天，也没拣到多少能卖钱的东西。那一刻，我心里很酸，我知道老人想挣钱，也许拾废品就是她主要的来钱路子。打那以后，我再也不积攒旧书、旧报、旧纸箱卖了，而是将其整齐地放在垃圾箱边，让捡拾的人捡走。有时，我也将不穿但还不错的衣物送给收拾楼道卫生的保洁大姐，我说：不想下楼了，麻烦大姐帮我捎下楼吧。大姐说：行，我顺手的事。有时大姐也说：你这衣服还挺好，扔了可惜，我挑几件留着穿。我说：好，反正我也不穿了。就这样，我和保洁大姐都很开心。

朋友丙说：有时也要换位思考。以前我回县城老家，若是带点东西，下了长途车，还要打“板的”。那时，长途车站附近有好多“板的”候着。有一次，我下了车，只有一辆“板的”，我刚要上车，抬眼发现蹬“板的”的师傅年龄很大，腰弯了，头发白了，我不忍心坐他的车，便收住了脚。师傅说：你去哪儿？怎么不上车了？我说：看您年岁大，有些不忍心您蹬车我坐车，我等一会儿，还是坐年轻师傅的车吧，那样心安。“板的”师傅急了，说：我年龄确实不小，可我蹬得也不慢。再说我蹬“板的”就是想挣钱，我年龄大，你更要照顾我的生意。老师傅说服了我，我坦然地上了“板的”，老师傅高兴极了。打那以后，我再打“板的”或再找人干活，总找那些年龄偏大的人。

那个午后，我们4个“老太太”就这样喝着茶，东一句西一句地聊着零零碎碎的生活琐事，远没法攀附《女士品茶》的高雅，但当我看到夕阳晖透进窗户打在朋友身上时，朋友的银发折射出水韵般的光泽，那光泽，也是暖暖的。

你曾经去过和梦想要去的地方

《斯镇之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这是一首老歌，如今，翻唱这首歌的人很多，在网上，尤其在抖音里，到处都是。好听的歌，不厌其烦地反复唱、反复听。不过，听这首歌最好听原文，哪怕听得似懂非懂甚至根本不懂，最好不要翻译成中文，听中文的歌词，会连旋律跟着一起变了味道。

我最喜欢听保罗·西蒙或莎拉·布莱曼唱这首歌。保罗·西蒙是原唱，最早听他唱的时候，还没有莎拉·布莱曼的版

本。两个人的风格不同，保罗·西蒙是吟唱，地道的民谣唱法，木吉他伴奏恰到好处；莎拉·布莱曼是梦幻，唱得更为抒情，以美声替代了民谣风，电子乐伴奏相得益彰。

如果说保罗·西蒙的歌声像一幅画，莎拉·布莱曼的歌声则像一首诗。保罗·西蒙带我们回到从前，那个逝去的遥远的青春岁月；莎拉·布莱曼带我们飞进未来，一个不可知的想象世界。歌声好像两个人影，一个站在过去的树荫下，一个站在前面的月影中，都是朦朦胧胧的。

不知别人听后感觉如何，我听保罗·西蒙的歌，这种细雨梦回的感觉更强。特别是他唱的头一句：“你是否要去斯卡布罗镇”，倾诉感极强，仿佛不是在问别人是否要去，而是自己正跃跃欲试，真的就要出发，有火车、汽车、马车或自行车，停在前面，正等着你。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想要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可以是斯镇，也可以是你自己想要去的任何地方。对于我，想要去的这个地

方很实在，垂手可摸，感觉是在校园的甬道上，在北大荒的荒草地上，在刚返城那年白杨树萌发绿意的春天那还没有建好的三环路上。那里真的有你想见的人，想见的景物。

听莎拉·布莱曼的歌，感觉是在朦胧的月夜，是在迷离的梦中，水波潋潋，人影憧憧，遥街灯火黄昏市，深巷帘笼玉女筵。

听莎拉·布莱曼的歌，感觉不那么真实似的，像飘浮在云彩上；听保罗·西蒙的歌却觉得实在，仿佛一脚踩在了地上。说实在的，我更喜欢听保罗·西蒙的唱法。他更接近我内心的真实和想象中的真实。仿佛他唱的是我心里的声音，以一种平易的方式娓娓道来，蒙蒙细雨一般，打湿我的衣襟，渗透进我的心田。莎拉·布莱曼唱的更多像是梦吃中的回音，遥远、缥缈、空旷、幽深，吟罢欲沉江渚月，梦回初动寺楼钟。

相比较而言，莎拉·布莱曼的声音像是经过处理的，犹如美容后的容光焕发，爽朗、明亮，穿透力极强；保罗·西蒙的声音更接近人声的本色，有些柔弱，似喃喃自语。保罗·西蒙自己曾经说过：“我不是那种穿

透力和震撼力很强的声音，我的声音听起来很软。”《斯镇之歌》作为一首民谣，保罗·西蒙的唱法更原汁原味，莎拉·布莱曼的唱法则是民谣的窠臼，让同样一首歌，转换成另一种风貌，多姿多彩，风情万种。

《斯镇之歌》特别迷人的之处，是四段歌词中每一段都重复用了一连串的意象：“芫荽、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反复吟唱，往复回环。每一次听，都觉得像是在唱北大荒荒原上夏季里那片五花草甸子，尽管没有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这些花草，那些乌拉草、苜蓿草、达紫香和野云英，也足以与之媲美，和歌中要去斯镇问候的那位真挚恋人，告诉她做一件亚麻衬衣，要把石楠花扎成一束之类，一样的相衬适配。香草美人，是没有国界的，是世人所爱的。没错，在这首歌里，这些花草很重要，没有了这些花草，斯镇的姑娘就没有那么美好，亚麻衬衣和石楠花束就没有那么令人向往。

这些“芫荽、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还不完全是我们传统诗歌里的比兴，而是这首歌的背景，或许也是这首歌的

魅力所在。音乐和歌词——也就是诗，两者融合在一起，化为了艺术，才能够在歌声流淌的瞬间，让我们感动，让我们回忆，让我们直抵曾经经历的过往，或现在向往的地方。也可以说，就是直抵我们内心绵软的一隅。好的歌曲，应该这样，而不是词曲两张皮，词和曲不挨不靠，词可以任意修改，像一面时髦的旗帜或一个百搭的挎包，能够披挂在任何曲子里；曲子可以随便配词，像一张包子皮，能够包裹任何一种馅料。

每一次听这首歌，唱到“芫荽、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时，总会让我想起北大荒的五花草甸子。有意思的是，草甸子上，没有我的恋人，也没有人给我做什么亚麻衬衣，和我要献给什么人石楠花束，有的只是荒原，萋萋荒草，无边无际，随天风猎猎，直连到遥远的地平线。那时候，也没有听过这首歌。

“芫荽、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她亲手缝的亚麻衬衣，亲手扎的石楠花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意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你曾经去过的和你梦想要去的地方。

微小说

老爹卖梨

李云华

我说：“咋这么吵？是不是咱家摘梨呢？”

爹说：“帮你囤辉舅家摘呢。”

我把刚才说的又重复了一遍，最后叮嘱爹别和赵老板讲价，赵老板可能每斤梨多给个块八毛的，他给你多少你就收多少。爹说：“这么一斤梨能顶上下二斤了，正好把你囤辉舅家的梨先卖掉，咱家的不着急。”

我有点儿急了，说：“八竿子打不着的舅，你管他干啥？”

爹也急了，说：“你小子白在城里混这些年了！”说完，爹的电话就没有声音了，我“喂喂”两声，又看了一眼手机显示屏，是爹把电话撂了。

我们堡子虽然大，但许多人家都能联上亲，不知从哪儿，囤辉管我叫二姐，我从小就囤辉舅，囤辉舅地叫着，但我对他一直没啥好印象。那时候他在堡子里当村委会主任，整天吆吆喝喝的，笑起来露出大门牙，总让人感觉不踏实。还有他家大猛，总是牵他家养的大狼狗吓唬我们。更气人的是，这个囤辉舅不管人前人后总是叫我爹的外号“老面”。老面，你家的南果梨树打药了吗？老面，你园子里的豆角给我摘一把。还有一回，堡子里有一家娶媳妇，囤辉舅做东，他给来宾发烟，唯独没给我爹，这是非常瞧不起人的事，我当时就在心里骂了囤辉舅一顿。

赵老板是开着货车来到我们堡子的，为了让爹接我的意思办事，我借口后院的白菜浇一遍水，就留在了家里，是爹领着赵老板去的囤辉舅家。不一会儿，爹就回来了，爹用笤帚扫了几下身上的尘土，一屁股坐在水井旁边说：“价钱谈妥了，赵老板真是个体亮人啊。”

我无语，爹接着说：“囤辉去年落选了，脚上的泡是他自己走的，怨不得别人。要说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这当口大猛又出了车祸，你囤辉舅妈一着急又犯了心脏病，你说这一家人的日子可咋过？他以前身边有一大帮人围着，这回有难了，大家都躲得远远的。”

我说：“那您也躲啊。”爹说：“我们不能那多干事。”

我把话题又引到卖梨的事上，说：“我打电话和您说了，人家赵老板是还人情的，这回白白便宜了囤辉舅，您这是怕钱咬手啊？”

爹有点儿激动，拿起我放在井台边上的烟，在鼻子旁闻了两下又送回烟盒。我知道，自打爹得了轻微脑血栓就烟酒不沾了。

爹低着头像在自言自语：“那我就把这个人情送给囤辉了，也算是还他个人情，咱家有困难的时候，囤辉爹帮助过咱家啊。咱家这房子就是当年囤辉爹带着人盖起来的，见咱家困难，人家连工钱都不要。还有你上大学走的前一天，我给你300块钱，那也是囤辉爹借的，人家不嫌咱穷，不怕咱还不上。”爹一直用一根荆条棍在潮湿的地上画着什么图形或写着什么字，我看不明白，爹一定知道。爹接着说：“小子，记住，做人要多记着别人的好。”

我盯着爹湿润的双眼，默默点了点头。

第二天，赵老板给我打来电话，说我们堡子的南果梨吃起来真是香甜香甜的。

辽南

(组诗)

于成大

望儿山

火车经过辽东半岛熊岳城时
总有旅客涌向东边的窗口
一座山，让列车倾斜
一座山，让旅途安静下来
让心，软下来

母亲的目光寻过每一朵海浪
等待
有一座大海的规模
眼睛找不到的，思念会找到
眼凹下去的
山会挺起来

这些年
我在山下翻地、割草、开着拖拉机
突突突驶过响水河、熊岳城
第一场雪白了山峰时，我在内心
说一句
娘，回家了

鲅鱼圈

被辽河大平原推向渤海
又被辽东湾的碧波敬回岸上

用墩台山的高度看见
古灯塔、烽火台
渔港、帆船、仙人岛
鲅鱼公主、月亮仙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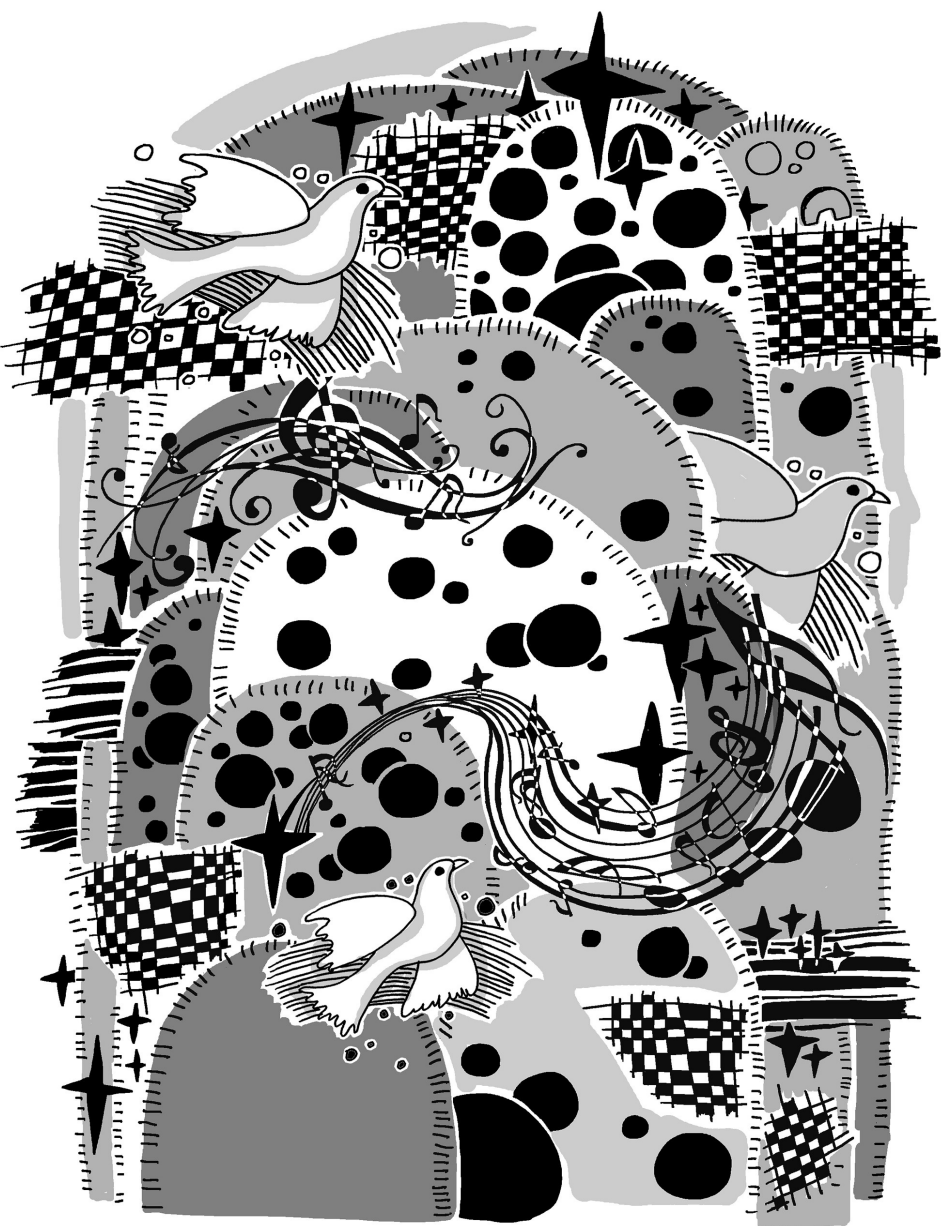
碧霞山上有多少斑斓的蝴蝶
就有多少对情侣
每一只蝴蝶都姓梁、都姓祝
都叫爱情

葱翠的青龙山与飞溅的海浪
有什么不同
目送孩子上学的女人与
不远处望儿山有什么不同
槐花林与这片大海
共用一种浩瀚

辽东湾大街或山海广场
舒缓、放松、愉悦
两个互相爱着的人是彼此的港湾
这是一个适合放下恩怨的地方

清海湾

我来到清海湾的时候，风儿
也来到清海湾
飘来荡去的柳丝
像跑来跑去的
莽莽菜



插画 胡文光

插画 董昌秋